

郭德纲 著



我是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



非著名相声演员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非著名相声演员

郭德纲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著名相声演员 / 郭德纲著.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6.11

ISBN 7-5344-2037-7

I. 非... II. 郭... III. 郭德纲—自传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8479号

出品人 顾华明

责任编辑 王林军

装帧设计 王 主

封面设计 周立峰

封面漫画 朱自尊

插 画 陈 建

责任校对 赵 菁

责任监印 贲 炜

图片提供: 郭德纲 相声公社网 魏申申 何兆兴
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违者必究。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4-2037-7/J · 1898

定 价 22.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83248515 8324515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13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关于相声的起源

八角鼓班的班儿，向有生旦净末丑，其丑角每逢场，皆以抓眼逗乐为主，在那时八角鼓之有名丑角为张三禄。其艺术之高超胜人一筹者，仗以当场抓眼、见景生情、随机应变、不用死套话，演来颇受社会人士欢迎。后因其怪癖，不易搭班，受人排挤，彼愤而撂地。当其上明地时，学、说、逗、唱四大技能作艺。游逛的人士皆欲听其玩意儿。张三禄不愿说作八角鼓儿，自称其艺为“相声”。“相”之一字，是以艺人之相貌形容喜怒哀乐，使人解颐。“声”之一字，是以话的声音变出痴茶呆傻，仿做聋哑瞎，学各省人说话不同之语音。盖相声之艺术能“圆”得住“粘儿”（即拢得住人），“馈”得下“杵”来（能敛到钱），较比搭班作艺胜强得多。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相声

2005年底2006年初，大批的媒体蜂拥而至，把我和北京德云社抬到了一个风口浪尖的位置上。这一切既有好处，又有不利的地方。好的一面是让很多人知道了相声还在以这样的形式生存着，很多人知道了郭德纲、于谦、何云伟等原本默默无闻的相声演员，我们被抬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当然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些争议、矛盾以及种种的不快，但是抛开这一切不谈，我们为相声能有如今小范围内的苏醒，为我们所做出的这一切，感觉相当的欣慰。

有很多人看到我们今天红了，火了，德云社演出一票难求了，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十年走得如何艰辛。台湾导演赖声川有过经典的系列相声剧：《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又一夜，他们说相声》《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这些作品含泪带笑地表达了对传统的眷恋和对忘却传统的批判，将早已风干的斑斑泪渍收集起来，勾画成一张张苦涩的笑脸，一度唤起了台湾岛民对祖国根文化的回忆。这些相声剧用相声写相声的祭文，再三地问道：到底谁来说相声？

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相声。从1995年开始，我们从零度做起，一直到2005年底，我们做到九百九十九度，媒体的朋友们开始举起火把来，这火把一下把我们点到了第一千度。从此我们也陷入了是非与矛盾之中，直到今天。

不过，我们还在说相声。

序：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相声



第一章：非著名相声演员

津门学艺	1
从非著名到非常著名	9
天津省亲	14
媒体猛如虎	21



第二章：你好，北京

三次进京	25
天桥有乐园	29
京津小剧场	33
《你好，北京》.....	36



第三章：我要上春晚

上不上电视	39
上不上春晚	43
《我要上春晚》.....	46



第四章：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

相声史话	55
名家印象	59
台湾相声	65
《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	67



第五章：我叫郭德纲

我是一说相声的	107
我叫郭德纲	113
北京德云社	116
郭德纲艺术简历	122



附录：郭德纲——德云社传统曲目 .. 124

郭德纲经典语录	131
郭德纲定场诗全集	151
大实话（终场唱曲）.....	154



第一章 非著名相声演员

津门学艺

人们都说这说相声，最好是家传，父一辈子一辈，如果出身于这样的相声世家，那可能学起来也会方便一些。这首先就是艺术上有那个氛围，父辈会给你讲，其次，你还有个背景，有个靠山，那样江湖上就没有人敢欺负你。这两点在我身上，一点都体会不到。

我家里面没人干这行的，上数多少辈都数不出来，都是正经人出身——当然，说相声其实也是件很正经的事——没有做相声这行的。我父亲是警察，在他心目当中，其实并不希望我做这一行，因为很多演员都有犯罪史。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亲自提审过很多相声名家。在他心中，相声这行是和犯罪联系在一起的，不愿我干这行。可是也很凑巧，他做警察，我倒因此有了很多和相声接触的机会。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我父亲办事也就带着我。他负责的管片有各种剧场，办事的时候就叫我：“别动啊，呆这儿！”于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地接触了很多艺人，说书的，唱戏的，三教九流。当时他们也不会对一小孩多加理睬，我就是在那地方看——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这种熏陶对我的演艺生涯很重要。设想一下，要是从今天开

始大街上每天放某一种鼓曲，放上三年，保证人人都会唱。这道理不服还真不行，样板戏的年代是个人都会唱，那就是给熏的。

我也就是那么给熏出来的，当时天天在剧场里面混，听书啊，听大鼓啊，听各种曲艺，不知不觉中就很喜欢上了这一行。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模仿，唱上一曲，说上一段。记得当时有一种戏曲连环画，就是拍了照片再出版的那种小人书，尤其是那些舞台剧啊之类的，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东西，最感兴趣的是京剧《秦香莲》里“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一段，后来买过一本小人书，上边的图案是京戏《秦香莲》的剧照，下边是故事简介，也有唱词，我就经常照着那底下的唱词哼唱起来。



◎记得当年那个小

◎幼时郭德纲

我父亲虽说不喜欢这个行业，但他也不阻止我。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大部分时间也很严肃。直到今天为止，我跟我父亲说话都觉得有些拘谨。虽然现在经常有些警察不怎么令人满意的话，但是当年我父亲称得上是真正的一个好警察。我小的时候，他帮助别人办事，都是很中规中矩的，我们家里人从来不会拿人家送的东西。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回有人托我父亲办了个事，后来为表感谢就给我家送来了一箱苹果。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我们家人都知道是别人送的东西，都不去动。等父亲回来，这苹果都烂了，我父亲又买了原样的一份好的，带了这份烂的，两份给人家送回去，告诉人家说：那烂的是你买的，我这新买的，还给你。他就是这么一个看来很不通人情的人。

当时我所见过的俱乐部、文化站的演出，对我都影响很深。那会有唱戏、说书、大鼓、相声等各式演出，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我印象很深。我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些当时专业的像刘文亨先生等著名的



相声演员专场演出，还有河北梆子剧团啊、京剧啊、评剧啊都看，看了很多，所以这些东西对我影响很大。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叫小五的朋友，顺着也认识了他的父亲，评书老前辈高祥凯高先生。认识之后呢，因为跟小五是好朋友，小伙伴，两人老在一起，也就经常到他家去。我很喜欢评书，他父亲也很喜欢我，于是我就跟老爷子开始学。这是我最早接触曲艺。

当时是学评书，但是却是以相声开蒙的，也许这也就注定了我这一生要和相声发生关系。当时我学的第一段作品是五行诗，五行诗是传统的一段一段的文哏作品，要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来作诗，其中涉及到很多的古人。我后来想为什么高先生给我用这个开蒙，肯定是为了让我有一个全面的锻炼。一是练嘴功，一是练身功。因为这五行诗需要很多动作，刀枪剑儿啊，同时还要注意人物表情啊。这段说起来还是很痛苦的，因为它很单调，它并没有像孩子想的那样很幽默诙谐。这个练功是需要很刻苦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乐趣，一个固定的动作可能要重复上百遍，也未必过得去。比如说金锤，上下翻金锤，比划着，攥着两把锤子，两个锤头在前面。他给我找了两个啤酒瓶子，这样举起来，还要求两个瓶子口要朝上，就是方向要对着。学文官武将撩袍端带，有时还要披着棉被扮董卓。当时总感觉很痛苦，但是今天想想，受益匪浅。所以如今我也这样教我的徒弟



◎金文声先生



◎评书前辈高祥凯先生

们，看到徒弟们大热天披着棉被上院里站着，痛苦地龇牙咧嘴，我就忍不住暗暗生笑，仿佛看到当年的我一样。

最早跟高先生学习的时候，我还很小。总是每天早上，我父亲骑着车带我到他家去。路上要带一张《天津日报》，到家去帮着高先生收拾屋子，服侍他起来，沏上茶，听他这说，我在旁边学，很像是旧时徒弟到师傅家学艺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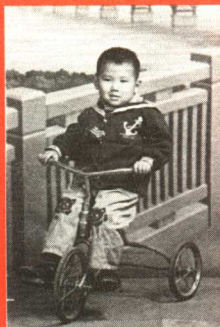
再后来我又认识了常宝丰老师，也曾经去过常宝霆先生的家，陆续有很多老师都教过我。我逐渐长大，会骑车了，于是我就从家住的红桥区骑车骑到体院北，到常宝丰老师家去学相声。幼时学艺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要去喊嗓子，练声儿。我住在红桥区委的后面。红桥区是天津的一个区，家门口不远就是一座桥，受“文革”的影响，那时叫红卫桥，现在叫子牙河桥。顺着这个桥的桥边，我就一直向西走去，天不亮就去，站在河边喊嗓子、练声，把会说的都说一遍，会唱的都唱一遍。现在想想，有人说郭德纲嗓子为什么好，估计这跟当初练声是有关的。当时练的也都是基本功，说的东西，有《报菜名》啊、《八扇屏》啊这一类的，以诵说见长的东西，练你的唇齿喉舌。另外唱的就是自己会什么就唱什么，喜欢的京剧啊，评剧啊，鼓曲啊，都来一遍，当时自己也觉得这是一种乐趣。我唯一的乐趣可能就是相声以及和相声有关的戏剧啊、曲子啊、鼓曲之类。直到现在我也不会踢球，也不会游泳，各种球、牌，我都不会，曲艺就是伴着我成长的



◎天津地方民间音乐“十不闲”演奏场面



◎刘宝全（1869—1942），著名京韵大鼓演员，经常在天津演出，有鼓王之誉



◎童年时北戴河弄潮

◎小时候我是海军

年少时的乐趣。现在回想起来吧，那段经历对我来说不可缺少。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一段下苦工夫，不会有后来的我。我自己也是挺喜欢这一段经历，因为我这人活得挺单调，包括一起玩的小伙伴们也不是很多。有限的几个朋友也是喜欢相声啊戏剧什么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一直到2004年，我拜师侯耀文先生。实际上这个学习和练习的过程一直没有间断，也一直没有停歇。

提到曲艺，在中国来讲各地其实都有，它有别于戏剧，更多的是像那种单人的说唱，表现力极强。一个人两个人就是一台戏，远自东北近到闽南啊广东啊这些两广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曲艺。

我所接触的无非就是华北地区的，确切地说就是京津一带的曲艺文化。小的时候我长在天津，后来发展在北京，这两地的曲艺是互通有无的，无非就是两块，一块是唱的，一块就是诵说的。诵说的这块是以相声为主，相声、评书、快板书、山东快书，这是说的。其他的是唱的鼓曲类，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单弦儿、乐亭大鼓，还有北京琴书，兴盛时期据说也达到上百种。但是今天连诵说带鼓曲加在一起也就有个十几种。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好多曲种随着艺人的消亡，逐渐逐渐地就消失了，相当可悲。现在我们有些艺术形式只掌握在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身上，他去世的话，那么这门艺术就算完了，所以这都是很悲哀的。



◎恩师全文声先生的青年时期

在我小的时候，天津这种演员有很多，著名的像骆派的京韵大师骆玉笙先生，刘派的筱岚云先生，白派的阎秋霞，这些个老师当时都健在，而且都是各个流派执牛耳者。当然现在就都不在了。那会儿这个天津的小茶园儿也很多，我夫人也是唱京韵大鼓的，也曾经和这些名家们问过艺。在天津当年也很有影响，北京地区相对来说，曲种要更少一些，从艺人员也要少一些。到现在曲艺团已经改企业了，改企之后据说也都不很景气，面对这种情形，我经常会很难过。从上个月起，我们德云社自己成立了鼓曲的演出部门，赔钱我也要干，从各地去请有关的人员，力争能够恢复一下。单凭我自己，我知道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当是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为中国曲艺的传承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吧。

其实这些曲种对我来说影响都很大。鼓曲和相声其实就是一回事，所以都统称为曲艺。作为相声演员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营养来源，我们都得去学。西河呀京韵哪，这些我从小就喜欢。我们在表演过程中也会用到，用的不是很多，我们也就是点到为止。但是要求精益求精，完全像人家专业的鼓曲演员那样，那也不现实。人家专攻一门，我们要学得很多。

我平时比较喜欢这一类。我小的时候就是录完音以后回来扒唱词，当时用那小日记本，一本一本掇起来，把它装订起来。有一天我无意中翻捡东西，这些小本被我找了出来，竟然还有很多，都是以前扒的唱词。现在看我那么小的时候写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内心很是感慨。但是我相信自己的今天得利于早年的这些工夫。在我小的时候，好多人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人家都唱歌，唯独我好曲艺这些。大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和我说不



到一块儿去。别人都不懂，我跟别人聊我也听不懂。别人说唱歌的，我到现在连一首歌都不会唱。可是要谈起曲种什么的，我不敢说都好吧，最起码敲着鼓拿着板拿着键子，我也能假模假式地唱下一段来。

我还真的要感谢当年的这份私爱，相声演员离不开这个，这是必须要会的。凡是在曲艺节目当中涉及到了的，都能够展现演员的另一方面的修养。我们讲究说学逗唱，这个学其实就包括学这些曲艺、鼓曲。现在我们很多演员基本就不爱下工夫，因为这个曲艺、鼓曲，要想学地道了能够上台唱，很难，并不是像流行歌曲这么入耳这么好唱，听两遍就会的。曲艺这东西想唱好，难！



◎依次为河北梆子著名女演员刘喜奎（1894—1964）、金刚钻（1900—1948），著名评剧女演员、“评戏皇后”刘翠霞（1911—1941），评剧“白派”创始人白玉霜（1907—1937）





◎听说最近我红了，可是没人通知我啊

从非著名到非常著名

好多人也都问过，哎，为什么你叫什么非著名相声演员啊？从什么时候我开始说这句话的呢？可能我也是从2003年左右才开始说，之前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说过，习惯就是“相声表演者郭德纲”。

我和相声表演艺术家范振钰先生曾经合作过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到河北省的高碑店市去演出，一进高碑店，这个市挂着很多横幅，写着“热烈欢迎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德纲”，当时我都吓懵了，怎么可以啊，在我心中，提到艺术家艺术大师这是很神圣的事情，我哪戴得上这高帽子啊，感觉他们是胡来，直吓得我忐忑不安，就找主办方，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做。

不过现在也有些所谓的艺术家，我经常会在相声中冒出这么一句：“你不认识我啊？我大艺术家啊，我当艺术家都一个多礼拜了！”来调侃这种满大街艺术家的现象。

后来我有一次在台上无意中就把这个名号给说出来了，一上台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当时大伙也笑

了，我自己感觉也很好。噢，就是这个不错，大家都是著名演员，每一个演员，不管你认识不认识，都以著名演员相称，那我就弄个跟大家不一样的，我是非著名相声演员，没想到这个称呼居然就一炮打响了。

有一回和营销策划专家叶茂中聊天，他说我这个称呼很符合营销学的道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他说对了，这是一种暗合，实际我这种手段是营销的手段，大家都一样的时候我突然跳出来不一样，使别人对你印象加深，这是非常高超的营销手段。

不过，我倒是很愿意做一个非著名相声演员，能够踏踏实实地说相声，没有人来打扰我。这对于我来说，会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现在，知道我的人也多了。我有时还想“非著名”这么说呢，有人倒过来批我了。还来什么非著名，你这就是跟我们装了，我们都知道你，你说还有人不认识你么，你说你还是非著名，你太不诚实了。我想了想人家说的也对。现在我出去演出，不管到天南海北的，到浙江的什么宁波象山，不管多小的地方，都会有人说哎哎哎郭德纲郭德纲，所以我要再说自己非著名，那也让人觉着忒虚伪了些。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开玩笑，我是著名的

非著名相声演员——或者干脆再多一个，自称“非常著名相声演员”得了。

直到今天为止，其实还有好多个人，好多单位，好多媒体，都在大声地喊，是我们捧红了郭德纲。不少人在争这个，感觉很了不起一样。也有人问过我，究竟谁捧红了郭德纲。诚然，媒体起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单说就是哪一家把我捧红了

◎天桥乐茶园座无虚席





◎这就是发布会

呢，也并不准确。中国说相声的演员多了，哪一个捧就能捧出来？我们好多老演员都质疑说，我郭德纲就是炒红了的，那我们再找个人炒一次看看，我愿意出这笔费用。大家推吧，海选一个，我出钱，大家找媒体来炒——我想很难再炒一个赵德纲钱德纲出来。所以，说我是炒作起来的，这个说法并不客观，它多少带些看不得别人好的情绪化在里面。其实媒体真的涌过来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城里已经是炙手可热，当时北京演相声的地方不止我们一家，为什么众多媒体盯上了北京德云社，盯上了郭德纲呢？这里面很值得研究一下。

首先经过各种专场演出，德云社已经被北京的观众所认可。各路观众纷至沓来：远到国外的，他拉着行李到了北京，下了飞机要先去听一下郭德纲；有福建和长春的观众，开着车到剧场来听相声；也有过北京怀柔的老人，96岁生日要到剧场听一下郭德纲；一群盲人听郭德纲；一群孕妇听郭德纲……当时我们剧场还偷着加座儿，我们从300人定额的座位儿，能加到700多人。观众挤着坐那儿，只要进了剧场就不可能再出去，要直等到结束才走得出来，所以观众不敢喝水。

也许是在当时形成了很好的一个新闻点吧，怎么会有这样一拨人，还以如此的姿态生活在这个角落里，坚持着咱老祖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呢，媒体们涌过来了，采访报道，深度分析，热点透视，把他们对现